

李白《登金陵凤凰台》和 崔颢《黄鹤楼》诗的优劣

张孟麟

崔颢(公元704年—754年),汴州(今河南省开封市)人。他生长在经济繁荣、文化昌盛的开元、天宝时代,与王昌龄、高适、孟浩然并列为文士知名者。他的传世诗作只有四十多首,题材较为广泛,有写妇女的,也有写边塞的,但写山水的诗更多,最有诗名的还是他三十多岁漫游荆鄂期间写的《黄鹤楼》。此诗全文如下:

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
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。
晴川历历汉阳树,芳草萋萋鹦鹉洲。
日暮乡关何处是?烟波江上使人愁!

在盛唐,这首诗是脍炙人口的名篇。当大诗人李白初次来到黄鹤楼,诗兴沛然,正欲援笔题诗之时,蓦然见到崔颢新题的《黄鹤楼》诗,读后非常钦佩,顿时觉得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”的感叹,因此暂时止笔而去。李白服善,但不服输,他一心想和崔颢比个高低,离开黄鹤楼不久写了一首《鹦鹉洲》,吟哦多遍,总认为缺少新意,很不满意,他经常为此事感到遗憾。天宝年间,他受排挤离开长安,漫游金陵,触景生情,欣然命笔,写

下了震今烁古的名篇《登金陵凤凰台》诗:

凤凰台上凤凰游,凤去台空江自流。
吴宫花草埋幽径,晋代衣冠成古丘。
三山半落青天外,二水中分白鹭洲。
总为浮云能蔽日,长安不见使人愁!

崔颢和李白是同时代的诗人,他们写的这两首诗,在盛唐被认为是七律写景诗中的杰作。历代研究唐诗的学者,都喜欢将这两首诗评论一番,归纳起来,大致有如下四种观点:

(一)严羽在其《沧浪诗话》中说:“唐人七律诗,当以崔颢《黄鹤楼》为第一。”此论不恰切。因为律诗要讲平仄,不讲平仄,则非律诗。历来均将《黄鹤楼》当作一首七言律诗来看待,这是不恰当的。此诗的前四句,是古风的格调,诗中多次出现重字,就是在标准的古风诗里也是罕见的,至于第三句一连用了六个仄声字,第四句用了“三平调”,这才是古风的显著标志之一。此诗的后四句,是七律合律的句式。因此这首诗只能算古风式律诗,不能称合律的七言律诗。李白的《登金陵凤凰台》是一首基本上合律的七言律诗,然而严羽将其

□鉴赏与探讨

1996·3

否认,实属偏见。

(二)宋元诗评家认为,李诗学崔作。其实崔颢的《黄鹤楼》是师承初唐诗人沈佺期的《龙池篇》,此诗全文如下:

龙池跃龙龙已飞,龙德先天天不违。
池开天汉分黄道,龙向天门入紫薇。
邸第楼台多气色,君王旌旆有光辉。
为报寰中百川水,来朝此地莫东归。

很显然,崔颢是学了此诗的句法,前半首用散调变格,三次出现“黄鹤”两字,第三句几乎全用仄声字,第四句又用三平调煞尾,次联不拘对偶,按七律格式要求,确有“折腰叠字之病”,但在当时并不以为有啥毛病。我们将沈、崔、李的三首诗对比来看,无论从思想内容、章法、句法来看,都是崔胜过沈,李又胜过崔。

(三)吴昌祺在其《删订唐诗解》一书中批评《登金陵凤凰台》诗说:“起句失利,岂能比肩《黄鹤楼》。”持这种观点的还有王世懋和金圣叹等人。他们认为:李白《登金陵凤凰台》一诗,首联疲弱,不及崔颢《黄鹤楼》起句的气势,因此就否定李诗,没有和崔诗“比肩”的资格。很显然,这种论调是错误的。这种评诗的方式,是一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,是极其片面的。谁都知道,评论诗作的好坏,不能断章取义只看一、二句,要看整个作品的内容、思想性和艺术性。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全面地分析以上两首诗,就可以评出李崔诗的高下。

(四)刘克庄在其《后村诗话》中说:“今观两诗,真敌手棋也。”持这种观点,虽然还不完全正确,但它比完全贬低或否定李诗,前进了一大步。这对我们全面正确评价崔李两首诗的优劣,又缩短了距离。

总之,从宋、元、明、清批评家的评论来

看,持《黄鹤楼》胜于《登金陵凤凰台》的观点占多数;主张崔李诗“真敌手棋也”论点却占少数。就是1983年12月份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集我国当代研究唐诗大成的权威著作——《唐诗鉴赏辞典》,对崔李两首名作的评价,也持“真敌手”的观点,还没有突破古人研究的成果。以上四种观点,均是从某个侧面来研究评论诗的,未能从全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来分析,所以是片面的,不公正的。现在我就从这两首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入手作全面分析如下:

崔颢用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”这四句,全诗的一半篇幅来写仙人乘黄鹤飞去的故事。而李白只用“凤凰台上凤凰游,凤去台空江自流。”两句诗就概括地写出了凤凰台的传说和凤凰台的眼前景物。从艺术手法来看,李白的两句诗就顶崔颢的四句诗的作用,这应该说李诗比崔诗简练。俄国的大作家契诃夫说:“简洁是才力的姐妹。”继而他还强调说:“写得有才华就是写得短。”从这两首诗的开局对比来看,李诗字数少而容量大,崔诗字数多而容量少,这是李诗胜过崔诗的一个方面。因为崔诗用了过多的篇幅仅仅写了黄鹤楼的传说,所以诗的过渡就显得局促,诗人只好用“晴川历历汉阳树,芳草萋萋鹦鹉洲”来过渡下文的感慨。这是从眼前看到鹦鹉洲联想到祢衡被黄祖杀害的故事;又从眼前的青草、绿树来过渡下文的怀才不遇。这虽然是景中寓情,不过是勾起诗人漂泊他乡思念家乡的一种感情,没有较深的寓意。李白诗“吴宫花草埋幽径,晋代衣冠成古丘。三山半落青天外,二水中分白鹭洲。”此处李白用两个画面组合成一个诗意的图景来过渡,既创造诗的新意境来扣紧诗的主题,又能借助画面来抒情,诗句句意内而言外。诗人被流放遇赦后,来到这个古老的金陵,登上凤凰台,远看到江

景：高台、大江、吴宫、古坟。同时又从咏史中生情：那些曾经煊赫一时的王侯将相，高门贵族都哪里去了呢？眼前只有吴国宫殿里的山花野草已埋没了幽静的小道，晋朝的那些豪门贵族之家已变成了座座的古坟。这种形象地描写吴宫、晋代的兴亡变迁，既说明了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腐朽势力一定被历史所淘汰；又使诗人联想到唐王朝统治集团的腐败，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。接着又写看到的远景是：三山、二水、白鹭洲、浮云蔽日。从这过渡的两联来看，作者既流露了抚今悼古之情，又阐发了首联的意境，使诗的前后衔接得天衣无缝。最后一联，两首诗不但都以感慨结束，而且皆用“使人愁”一语。然而两位诗人的“愁”是迥然不同的：崔颢是为自己个人的归宿而愁，李白是“总为浮云能蔽日”而愁，这里的“浮云”是比喻权奸，“日”是比喻皇帝。意思是说，唐肃宗昏庸无能，贤者不得起用，奸臣当道把持朝政，政治更加黑暗。唐王朝的封建

统治者正在走向吴国国君、晋代衣冠那样的下场。“长安不见使人愁”，这正表现了李白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，自己的进步政治理想无法实现，所以感到苦闷与忧愁，这种愁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，抒发了壮志难申的情怀，是相当感人的。可见崔颢登楼远眺的情怀是消极的，远不如李白的积极。再则，崔诗的末联与上下文的联系，也没有李诗好。例如“汉阳树”、“芳草”与“乡关”的联系没有任何交待，缺少思想过程情节的交待，给读者一种断裂的感觉。而李诗的“三山二水”两句，既承上，又启下，可谓妙笔生花。再从云遮山想到云蔽日，而引起长安不见使人愁，思想过程表达得完善符合逻辑，上下文的联系显得密切不能分割。这更说明了李诗超过崔诗，无论是诗的思想内容，诗的构思、意境、句法，还是诗的艺术性，都是崔不如李。

●编辑/张仁健

（上接113页）性凶残而已。故“强如虎狼”其义非但不安，亦且不通也。

曾巩《抚州颜鲁公祠堂记》：“公独以区区平原，遂折其锋。”郑先生认为“遂”字与上文之“独”字不相承，宜改为“而”字。此亦不可。“遂”字不仅作“于是，就”讲，还可作“终、竟”讲，这里就是用的“最终、终于”的意思。安禄山造反之后，天下人没有哪一个不震惊恐惧的，唯独公凭借小小的平原郡，最终挫折了他的锋芒。用“遂”字不仅文意相承连贯，而且深沉有力，用“而”字就没有这种深沉有力感了。

由林兴仁同志所举其余例子来看，大都属于吹毛求疵的范畴，此不具论。唯此三例，

若按郑先生所改，不仅不能使原文词句增美，反于文章意境有损，故为之一辨。

唐宋八大家，文章之巨擘也，其文千锤百炼，照耀当世，流传万古。然智者千虑，犹有一失，即传世文章，亦不能无病，偶疏之处，自属难免。若本实事求是之意，为之指正，自是嘉惠后学不浅。然欲纠其疏失，必得细味原文，精通其意，反复推敲，详加比较。吾所谓疏失，果是其疏失否？若彼本无疏，乃我失其旨，彼本无失，乃我误其意，遂乃率尔操觚，妄加指责，非唯无益，亦且有害，学者不可不深思而慎取之也。

●编辑/解正德